

□记者 陈晓旻

一生长衫、一把折扇、一块醒木、一方手帕,是张少策表演时的全部“行当”;不配乐,无伴奏,一个人一台戏,吸引观众,功夫全在一张嘴上,这就是评书。

今年89岁高龄的张少策精神矍铄,走路稳健,耳不聋眼不花,思维敏捷。“其实我还是能说书的,可是3年前孩子们不让我出去说书了……”他有点遗憾地对记者说。

说书说的都是大部头的长篇书目,通常一场说书持续2个小时,张少策认为说书除了技巧,记忆力蛮重要的。他在40岁之前基本可以做到过目不忘,他说这点是遗传了他的爷爷和父亲。



## ■ 人物 ■

名片:

张少策,著名宁波评话艺术家。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、宁波市曲艺家协会理事、浙江省和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。1928年1月生于鄞州区五乡镇(原宝幢),原名阿华,人称阿华先生。张少策擅长的书目有祖传的《水浒》《岳传》《杨家将》《隋唐演义》《宁波王瑞伯》等,新中国成立后又根据文学作品编演了《风雷》《敌后武工队》《铁道游击队》等新长篇评话书。

## 一个人一台戏

### ——记“宁波评话”泰斗张少策

#### 喜欢说书,受爷爷启蒙

1928年1月,张少策出生于鄞州宝幢一个评话世家,爷爷和父亲都是有名的评话艺人。自幼张少策便陪祖父去茶楼说书,从小耳濡目染。宁波人有一句老话:走书唱农庄,南词唱华堂。宁波人称评话为武书,以示与“四明文书(南词)”的区别。

说起爷爷,张少策有很深的感情。爷爷叫张阿林,十七八岁离开宝幢老家到

江北外滩的英国领事馆门口卖水果。爷爷很聪明,跟英国人打交道学会了很多“洋泾浜”英语。五六年后,爷爷为了养家糊口开始说书。爷爷没读过几年书,但是很多大部头的古典文学都能背下来。

可惜爷爷在30出头的时候,因为眼疾而失明。父亲是长子,七八岁的张少策作为长孙每天陪着爷爷去说书的地方。那时还没有“书场”,说

书的地方都在茶坊。经常听爷爷说书,日积月累,他对爷爷讲过的一些有趣的故事都能倒背如流。

张少策10岁的时候,抗日战争爆发,爷爷带着一家老小逃难来到了东钱湖一带。那段时间,爷爷亲自教失学的张少策读古书,有《千字文》《百家姓》,还有各种唐诗宋词等。那时虽然不求甚解,但是张少策都背得滚瓜烂熟,直到现在还记忆犹新,为

日后说书打下了“童子功”。

爷爷说书的名声很大,但是并不希望孩子们去说书。张少策的父亲本来是被爷爷送到江北去读书的,因为嫌钱不够花,于是自作主张挂名“张厚书”说书去了。爷爷知道后,认为这个名字太狂妄,改成了“张一册”,意指先把一册书讲好。从此父亲的艺名就成了“张一册”,大家都叫他“阿册”先生。

#### 收徒阿伟 期待薪火相传

张少策曾经有十来个徒弟,最大的徒弟比自己小一岁,早已经离世,其他的基本都已改行,毕竟社会发展了,说书这个行业显得“落后”了。

除了书场演出,上世纪50年代,他在宁波广播电台的“空中书场”说书;80年代,在宁波电视台说书;3年前,他在鄞州电视台说书。宁波市文联还把他的宁波评话制作成了音像制品,5集DVD收录了《武松告状》《武装打黑店》《武松威震快活林》等。

如今89岁的张少策每天除了早起散步,一天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修改曲目、剧本。对于他来说,评话艺术就是其毕生追求。2004年,张少策被授予“宁波市杰出曲艺家”荣誉称号;2006年,他获得“浙江省民间艺术家”荣誉称号;2009年,他被浙江省文化厅命名为浙江省级“非遗”保护项目——宁波评话传承人。

张少策真心希望评话艺术能够一直传承下去,他说:“我收徒弟没有标准,只要爱学、想学,我都可以把我的一生所学传授给他。评话其实就是讲故事,把故事说得让人愿意听,并跟着你的情绪走。我真心希望能多收几个徒弟,把这门技艺传承下去。”

2014年9月9日,张少策收宁波电视台著名主持人阿伟为徒。说起师徒缘分,他说,当时《天然舞台》在做一期关于地方曲艺的专题节目,请了他当嘉宾。其间说起宁波评话后继无人很是遗憾,阿伟听了之后很受触动,顿时萌生拜师学艺的念头。

张少策了解了阿伟的学艺决心后喜出望外,欣然收下这位非常有语言天赋的关门弟子。现在阿伟无论多忙,每周都会去师父那里学习。张少策对这位好学的徒弟很是满意,他觉得宁波评话还是有希望的。

#### 第一次登台,被父亲“设套”

和父亲自愿去说书不同,张少策18岁第一次上台却是被父亲逼迫的。上台前一天,有朋友看到兰江茶坊的海报跑过来问他:“听说你爸爸收了个徒弟,名字叫张少策,明天第一次登台演出。”

张少策原名叫阿华,他摇摇头说不知道。父亲长年不住在家里,当天傍晚,他居然回家了。他把张少策叫到跟前说:“你已经18岁了,应该自谋出路,养活你自己

和母亲,还有你妹妹,如果有一天我走了,你们怎么办?从明天开始你就是少策了,希望今后你能继承衣钵。”一旁的母亲听了竭力反对。

是啊,父亲从来没教过他怎么说书,这太突然了!第二天,穿着长衫、戴着大檐帽的父亲把张少策“押”到了兰江茶坊。

张少策一路上心跳得厉害。到了兰江,已经有100多人来捧场,大家觉得“张一册”的徒弟肯定厉害。张少策

硬着头皮上了台,头也不敢抬,故作镇静地敲了几下爷爷留下来的惊堂木。本来想给大家说段已经听得很熟悉的《水浒》里的武松打虎,可是一张口词全忘了。只好故意喝口茶,连着喝了好几次茶,终于像念经一样把故事讲完了。

就这样三天讲下来,观众都不敢来这个场地了,父亲只好给他另换了场地。十几场下来后,张少策终于慢慢地悟出点门道来。当时父

亲在大梁街的“鸿园”说书,让他给自己代第一场。通常说书有三场,前两场40分钟,最后一场30分钟,中间休息。

就这样代了几次,父亲满意地告诉张少策说:“如今我终于心定了!你可以讲得比我好!”

那年,父亲的身体其实已经不行了。第二年秋天,父亲就因病去世。这对张少策的打击非常大,因为他真的必须承担起家庭的重担。

#### 贵人指点,认真钻研

师傅领进门,修行靠个人。以前很多说书的内容可以向父亲,这下全靠自己琢磨了。他常常在梦中还想着说书的内容。在他的从艺生涯中,除了父亲之外,他还念念不忘一位听他说书的老先生。

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,22岁的张少策在江夏街一带的江兴茶苑说书,一次说完书正准备回家,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先生叫住了他。老

先生说:“小张先生,我听你爷爷说书,感觉人会变聪明;听你父亲说书,感觉人会变开心。如果你爷爷是大黄鱼,你爸爸是小黄鱼,而你就是大头梅蒜(小梅鱼),真是一代不如一代,太可惜了。”

老先生接着说:“但也不要灰心,你也有优势,首先你的脸很活,表情丰富有故事;其次韵味足,咬字清晰。你要博览群书,多问多学。你爷爷也没有读过几年书,但懂那么多。”

听君一席话,胜读十年书,这番话让张少策铭记一辈子。以后他只要遇到不懂的就问,一有空闲就看书,如此来积累自己的文化底蕴。经过不断努力,张少策能分饰几个甚至几十个角色,能把书中人物的形态、口吻演绎得神态毕现,惟妙惟肖。

宁波评话说的大多是长篇演义书和公案书,讲的主要是历代兴衰和传奇故事,也称为“讲大书”。除了在故

事情节上要懂得“卖关子”之外,表演方式上得风趣幽默,特定情境下还得用口技表现出风声、钟声以及电闪雷鸣的景象等。

宁波评话盛行民国时期,那时张家说《水浒》在江浙一带颇有名气。爷爷张阿林说了近40年《水浒》,父亲张一册说了20年的《水浒》,经过几代人的改进,张少策口中的《水浒》有他的独到之处。